

## 第1章

橙黃的月亮高掛在黑幕中，在無風也無雲的夜裡顯得寧靜又安詳，突然，一輛機車的引擎聲逐漸靠近，原本靜謐的小巷裡多了一個疲憊的女性身影。

李芊莘停好機車，拿下安全帽，抹了抹額際的汗水，明明已經晚上九點多了，空氣依然悶熱。白天太陽曝曬柏油路後的高溫延續到夜晚久久不散，燠熱難耐。她回想起下午四點多接到母親的電話，希望她今天可以回家一起吃頓晚餐，說是單獨在台北租屋的她太久沒回家，想念她了。

李芊莘掛了電話，再次查看手機的日期，確定今天是星期三沒錯，而她上星期六才回家……一想到這裡，她的臉當下就沉了，知道這通電話絕對不是出自母親的本意。

但是，不回家也不行，只要一想起可憐的母親，她就必須回去。

打了通電話向客戶道歉，表明自己家裡有急事，他們原先約好的晚餐約會必須延後，她不斷的道歉，而對方也能體諒，幾分鐘後，她掛上電話，雖然對方沒有抱怨令她鬆了口氣，可是一想到位在桃園的家，她的臉上滿是無奈。

為了省錢和省下等待火車、轉乘公車與徒步近二十分鐘路程的時間，李芊莘總是騎著機車，從台北市中心一路騎回桃園，雖然疲累，但真的省下不少時間。

看著眼前老舊的公寓，重重嘆了口氣，她什麼時候才能買下一間有電梯的房子，讓母親不再辛苦的爬樓梯呢？

十二年了，她進入保險業十二個年頭，如今已經是區經理，但這個願望卻一直沒有辦法實現，李芊莘又嘆了口氣，認命的爬上位在四樓的家。

「芊芊，妳回來啦，怎麼這麼晚？下午媽不是有打電話給妳要妳早點回來吃晚飯嗎，我一直在等妳耶！」李承龍一見到妹妹，馬上開心地說著。

李芊莘無言的關上門，這下子都清楚了，這一次是大哥。

「芊芊……」李母臉上的慈愛又再一次換上為難與無奈，她看著女兒，擔心女兒又為了拚業績忘了吃飯。「晚餐吃了沒，要不要煮麵給妳吃？」

「媽，妳別忙，我吃過了。」李芊莘看著異常熱絡的大哥，和隱忍著說話慾望的父親，所有的疲累與飢餓一瞬間都消散了。

跟客戶通過電話之後，她就急忙回到公司處理資料，趕在回桃園之前，將資料建檔還有保單送件。

一忙之下，她忘了吃飯也忘了時間，等到回神時，已經七點半了，母親關心催促的電話又打來，她才匆匆忙忙地收拾好辦公桌回家。

她放下滿是文件的沉重包包和筆電，為自己倒一杯水解渴與儲備水分，因為她知道，等一下一定會浪費她非常多的口水與體力。

一想到這，她的臉上更顯無奈，身為一個保險業務員，而且已經爬上區經理的她，每天說話是應盡的本分，就算保單沒有成交，對李芊莘來說，都會積極的當作是為下一次的成功預先演練。

但唯有對家人……不，不是所有家人，只有對自己的父親與哥哥，她才會有浪費體力和口水的厭惡感，可是，她卻不能逃避這三不五時就來一次的折磨。

過去年輕氣盛的她躲過幾次，所以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後果，她可憐的母親只會因此更可憐、更悲慘，所以，她不再躲了，開始勇敢地替母親全部攬下。

「芊芊，我這次一定會賺大錢！我朋友說啊，現在大家……」李承龍歡天喜地的跟妹妹報告這個天大的好消息。

「我沒錢。」李芊芊不等大哥說完，馬上回堵一句。

「妳也等妳大哥說完啊。」一輩子都妄想一步登天的李父，一看女兒連聽都沒聽就直接說沒錢，感到不悅。「錢的事我們可以一起想辦法，更何況，妳真的沒錢嗎？」

「是啊，芊芊，這一次跟以前不一樣，這一次一定會賺大錢，相信我，我已經評估過了，一定可行啦！」並沒有被妹妹的一句沒錢就打敗，李承龍依然興高采烈的說。

因為他知道，就算妹妹身上真的沒有錢，只要她點頭答應，她就會想辦法籌錢給他，所以他一點也不擔心妹妹身上到底有沒有錢。

「芊芊，妳先聽聽看再說……」李母勸道。女兒還沒有回家，兒子已經興奮的把計畫都跟她說了，雖然對一直為家裡付出的女兒很愧疚，可是身為一個母親，依然希望兒子的事業可以成功，畢竟兒子可是她後半生唯一的依靠。

「好，這一次你又想做什麼生意？」既然母親都開口說話了，李芊芊就只能耐著性子聽大哥說。

「芊芊，妳一定吃過臭臭鍋這一類的小火鍋吧，這一次有人找我一起投資一家臭臭鍋店，我出器材和材料的資金，對方家裡有一個現成的店面，那個店面我也去看過了，是三角窗，附近也好停車，一定會有很多客人，這麼好的機會，說什麼我都不會放過！」

「加盟？」李芊芊雖然內心非常排斥好高騖遠、一心只想做老闆而不想上班的大哥，可是她也清楚母親的私心與固執的傳統想法，雖然她不懂為什麼母親已經因為一個不切實際的丈夫一輩子辛苦，現在居然還可以容忍同樣不切實際的兒子。想想這十二年來，她辛苦存下來的錢總是被父親和大哥的老闆夢給花得一乾二淨，導致她明明已經坐上了區經理的位置，依然買不起車子和房子，只能騎著機車到處拜訪客戶，也只能讓辛苦的母親和家人租房子，住在老舊的無電梯公寓裡。

「不是！加盟還要被人家賺一筆，這樣利潤很低耶，我們是要自己開發，反正味道吃起來不都是那樣，不需要加盟啦！」

「芊芊，妳真的沒錢嗎？還是自私的不想拿出來？」李父非常贊成兒子的想法，所以他也想叫女兒出錢讓他插一股，這樣以後就不用再看女兒的臉色要錢花用，他自己就是老闆之一，有錢得很。

「我自私？爸，你怎麼這樣說話！」李芊芊看著父親，早已經傷痕累累的心被父親的話狠狠掐住，悶痛不已。

「妳是經理不是嗎，業績一定嚇嚇叫，怎麼可能沒錢，一定是妳不願意看到我和妳哥當老闆才推三阻四，哼，每次跟妳拿錢妳就一副不耐煩的樣子，看了就火大！我是妳爸爸，居然一點也不尊重我。」

「電動玩具店、撞球間、違法偷賣鞭炮、加盟手搖杯飲料、加盟炸雞排……還要我再繼續說下去嗎？林林總總加起來，你們做了超過十種以上的生意，哪一樣有做起來的？」李芊莘開始細數。「不是違法被檢舉，就是大喊開店前的準備太累，不然就是嫌開店時間太長，身體受不了，這一次，還想做吃的？難道你們就不怕事前準備太累，開店時間太長？」

「這一次我們會請人啊，妳看看每一家臭臭鍋店的員工都嘛一堆，況且我們是老闆耶，哪有老闆還親自做的，我們之前就是不懂，才會累到收起來不做。」李承龍自以為是的解釋著之前會失敗的主要原因。

「你們哪有錢請人手？」就是老闆才什麼都要會！李芊莘在心裡大吼著，但她已經不想再為這兩個男人大動肝火了，她冷靜地問著。「我身上的錢搞不好連買生財器具都不夠。」

「這妳不用擔心，我們都想好了，一開始就妳和媽先做，對方也會請媽媽還有老婆幫忙，這樣人手就夠了，等生意上軌道，再請人就好啦！」李承龍得意的衝著妹妹笑，因為他覺得自己這一次想得非常周到又細心，相信妹妹一定不會反對。

「不支薪？」這次不但要出錢，還要出力

「這是當然的，我們是一家人，要共體時艱。」

「你說當老闆不用做事，所以要請人手，卻要我們不支薪幫你做事？這種無理又自私的想法你居然想得到，而對方也願意配合你？」

「我哪有自私啊！」李承龍沒想到這一次計畫得這麼完美，卻又被妹妹打槍，他不滿地嚷嚷。「要不是我體諒妳的錢不多，我需要被妳這樣訓嗎？早花錢請人了！」

「你還知道你用的是我的錢啊」李芊莘隱忍不住，還是爆發了。「也不想想這些年來你花掉我多少積蓄，害我們一家人依然在租房子，依然住在這個破公寓裡！」

「只有我花嗎？老爸也有啊……」李承龍被罵得不甘心，眼神飄到父親那邊，微微撇嘴。

「幹麼扯到我這裡來？」李父皺眉看兒子。

「你們都一樣！」李芊莘怒瞪著父親和大哥。

「妳這丫頭對爸爸是什麼態度！」李父發現女兒真的生氣了，也發起脾氣來，意圖壓制她的氣焰。「對！我們都吃妳的、用妳的、花妳的，怎麼樣？會賺點錢就了不起啊，居然對自己的爸爸大吼大叫。我告訴妳，妳賺錢給我花用是應該的，我是妳爸爸，妳本來就要養我，不然我就去告妳遺棄！囂張什麼啊！」

他越罵越起勁，又指著妻子鼻子開罵。「他媽的，看妳生出個什麼樣的女兒，只會忤逆我，娶了一個沒用的老婆，現在居然連女兒也瞧不起我！也不想想我可是家之主，妳們給我小心一點！」

聽著父親無理的謾罵，李芊莘緊握拳頭，緩緩地閉上眼睛，調整自己的呼吸，努力使周圍的聲音遠離自己的內心，不然她一定會崩潰大哭，就像過去一樣。

隨著年紀的增長，她知道很多事都是無力改變的，只要她是這個家的女兒，永遠只能這樣過日子。

既然改變不了現實，那就改變自己的心吧，不要傷心難過、不要痛苦糾結，李芊莘，深呼吸，明天太陽一出來，日子一樣要繼續過下去……李芊莘，妳一定可以的！

李芊莘真的沒想到自己會這麼倒楣，一連兩天都遇到不順心的事。

早上十點半，她敲定的一訪是第一次見面的客戶，他是某家高科技公司的財務經理，還是由另一個區的主任小楊轉介紹的，原本內心就有點疑惑，怎麼他不自己賺業績卻要介紹給她？而且從小楊這邊聽到客戶對保單的初步規劃，發現這次的佣金可是非常誘人，但他依然希望由她出馬去談。

此刻，坐在咖啡館的小圓桌邊，大腿正被人有一下沒一下摸著的李芊莘，終於知道為什麼了！

「聽你們公司的楊主任說，李經理已經三十二歲還是單身，瞧妳長得這麼漂亮，怎麼會沒有對象呢？是眼光太高，還是妳也跟流行，只想當個不婚女郎？」這位高科技產業的財務經理，四十七歲，已婚，有兩個兒子。「如果不想結婚，談戀愛也好啊，妳看看我，我條件應該不錯吧？怎麼樣？以後妳的業績我會幫妳，只要妳願意……」

這一次，這位財務經理的大手直接按住李芊莘的大腿不放，嘴裡更吐不出好話來。

「賴先生，請你放尊重一點。」她忍不住了，伸手想揮掉他放在大腿上的狼爪，可是對方根本不放，還緊緊抓住她的大腿，讓李芊莘猛然皺眉，臉色難看。

「別這樣嘛！我聽楊主任說，妳是妳們公司這一個通訊處裡唯一的女區經理，業績一定嚇嚇叫才有辦法三十二歲就坐上區經理的位置，更何況李經理長得如此誘人……別裝了啦，若沒有『特殊手腕』與『特別服務』，業績怎麼可能這麼好？我懂的！」

「賴先生，請你不要這樣！」李芊莘用力拉扯對方的手，卻又不願意引人注目，還想給這位「爛」先生一點面子，畢竟這家有名氣的連鎖咖啡館人潮絡繹不絕，鬧大了對誰都不好看。

李芊莘雖然刻意隱忍，臉上的鐵青模樣和小圓桌下的角力，依然讓隔壁幾桌的客人發現了，但沒人想出手援救，免得惹來一身腥。

「賴先生，好久不見，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你。」突然，一道沉穩好聽又充滿活力的聲音介入了他們。

賴先生聽到有人問候他，立刻將狼爪收回，堆起應付的笑容。「好久不見……怎麼是你？」但目光一聚焦在發聲者身上，即露出驚愕的表情，隨後不屑的撇開臉。

「我也很驚訝，怎麼會在這裡遇見你，這位小姐是？」羅智鈞臉上的笑容依舊，只是盯著賴先生的雙眼犀利了點。

「你好，我是 AB 保險公司的區經理，李芊莘。」大腿終於重獲自由，李芊莘馬上站起來，眼明手快的將名片遞給這位好心的先生，狀似自我推銷，實則遠離那隻狼爪。

「喔，原來你們在談保險啊，我還以為賴先生這麼大膽，光天化日的在公共場合

大談不倫戀呢！」

「哈哈哈，羅先生，你還是這麼愛開玩笑啊！哈哈哈……」賴先生一聽，倏地睜大眼，臉上有著被抓包的悻悻然，皮笑肉不笑的一邊回應，一邊站起來準備閃人。

「哎呀，都這個時間啦，跟李經理聊得太開心，都忘了我還有一個會議要開，那我先走啦！」

「慢走。」羅智鈞那陽光般的笑容，扎得心虛的賴先生渾身不舒服，急忙逃離現場。

「唉，錯失一張保單……」李芊莘矛盾的小聲嘀咕。

「很遺憾？」羅智鈞聽見了，笑容依舊，但微微挑眉看著她。

「不，一點也不！」李芊莘一聽到聲音，馬上回嘴，可是一看到對方真誠又充滿活力的笑容，隨即誠實的傻笑點頭。「是……有那麼一點啦。」

「那我幫妳叫他回來。」羅智鈞不願擋人財路，既然這位保險小姐願意繼續接受性騷擾，那只怪他剛剛太過雞婆。

「欸！不需要！」李芊莘拉住他的手，瘋狂搖頭。

「不需要？錯失一張保單耶。」

「哈哈，真的不需要，謝謝。」

羅智鈞看著她臉上的表情，真想拿鏡子讓她看看自己此刻的臉有多滑稽，既懊惱又無奈，想堆起職業性笑容，但又帶著三分遺憾，七分鬆了口氣的輕鬆。

「好吧，既然我趕走了妳的業績，那我就捧場一下吧。」羅智鈞心軟的坐了下來，只要這個女人推銷的嘴臉和金額別誇張到令他厭惡，他願意花錢買一張人情保單。

「啊」李芊莘沒想到世態炎涼的現今，居然還有這樣的人啊，不但見義勇為，還願意花錢買一張保單，只為了幫助她的業績，「這位先生，真的很謝謝你，不過你不需……」

「我姓羅。」羅智鈞伸出手，在身旁的位子比畫著，邀請她坐下。「我叫羅智鈞，職業是建築師，李小姐請坐。」然後也給她一張名片。

「羅先生，你真的沒有必要買一張你不需要的保單。」李芊莘坐了下來，嚴肅地說著。

「妳怎麼知道我不需要？妳先說說你們家的保險與別家有何不同，又有何優勢。」羅智鈞好整以暇看著她。

李芊莘一聽，再看看對方頗為認真的表情，便不再堅持，因為她現在確實非常需要業績。

「你是賴先生的朋友嗎？」李芊莘將原本要給賴先生的建議保單計畫收起來，反而拿出記事本。

「我怎麼可能是那種人的朋友！」羅智鈞冷笑一聲。「那傢伙在我們合作興建新廠房的期間，也同樣騷擾過我們公司的女職員。」

「原來是慣犯……」李芊莘瞪大眼，喃喃道。

「因此，當我意外看見他臉上那熟悉又噁心的笑容，又看見他身邊的女人坐立不

安的模樣時，我就知道這個渾蛋又在騷擾女人了。」

「所以你才替我解圍？真是謝謝你。」原來他已經領教過對方的豬哥樣，才會見義勇為。

她知道，在這個冷漠的社會中還是有好心人的，只是她從沒想過，她居然有幸遇到，因為李芊莘一直覺得自己這輩子與「幸運」無緣，才會過得如今艱辛。

「不要謝我，妳應該要大聲斥責他，根本不需要顧慮那種人渣的面子。」羅智鈞無奈又不解的說著。「我真搞不懂女人，明明受了委屈，為什麼要隱忍？就像我公司的女職員，她給我的理由居然是害怕公司因此丟了這件 Case！天啊，我該高興她替公司著想，還是該笑她無知的想法？少了一件 Case 公司不會倒，她失去應有的尊重才是最嚴重的事。」

李芊莘再次瞪大眼睛，看著這個男人喋喋不休，印象分數飆漲。

他乍看之下不屬於俊帥型的男人，可是雙眼炯炯有神，他聲音沉穩，語氣又充滿活力。身高普通，大約一七五左右吧，但簡約風格的穿搭，將他的比例襯托得非常完美，渾身充滿自信與悠閒的姿態。

看著他頗為細緻的肌膚，李芊莘猜想他的年紀應該不大吧？姊弟戀她不能接受啊。

莫名的，有一點點失落感。

「妳也一樣！下次再遇到這種人，最好狠狠教訓對方一頓，而不是為了業績隱忍。少了一張保單妳就會餓死嗎？何必為了這種人被侮辱？身體是自己的，應該自己保護。」

這個男人不是俊帥型的奶油小生，可是卻很吸引人，至少，非常吸引她。

李芊莘被自己內心莫名的失落與對眼前這個男人的好感給嚇到了，她怔愣的想，是因為太多年沒有談戀愛了，所以才會突然對這個見義勇為的好男人起了莫名的渴望嗎？

羅智鈞發現這個女人突然一瞬不瞬的看著他，感覺像是被他罵傻了，他伸出右手在她面前揮了揮。「李小姐，我話說得太重了嗎？妳嚇到無法反應？」

「呃，不是。」李芊莘被拉回心智。「你說的對，我不應該設想太多，對這種人就該狠狠教訓。」

「妳明白就好。」羅智鈞微笑點頭，孺子可教也。

「羅先生，為了規劃適合你的保單，我想向你詢問幾件事，方便嗎？」李芊莘小聲的清清喉嚨，然後打開記事本。

「好啊，請說。」羅智鈞大方又自在的答著。

「請問羅先生的出生年月日。」李芊莘一邊看著他的名片，一邊在記事本上寫下羅智鈞三個字。

她的字跡雖不是像刀刻般工整又秀麗，但看得出來很有個性，十分漂亮。

他一邊回答著，一邊欣賞著她的字跡。

畢竟現在還拿筆書寫，而不是點手機或敲鍵盤的人實在不多。

不是弟弟，還大她一歲啊……李芊莘嘴角不自覺的露出淡淡微笑。「身高體重。」

「身高一七四公分，體重七十二公斤。」

七十二公斤？李芊莘詫異，她微微抬起眼，假裝漫不經心地看著羅智鈞，快速掃過他精壯的臂膀和毫無贅肉的小腹，然後垂下眼，馬上能夠理解這七十二公斤是怎麼來的，全都是肌肉。

看來他是個自律又愛運動的男人，李芊莘的內心對這個好男人的印象分又增加了許多。

「父母健在嗎？結婚了嗎？有孩子嗎？」

「李小姐……若不是看妳認真做筆記，我真的會誤以為妳對我有意思，故意問我這些私人問題。」羅智鈞調侃。

「啊！不是啦！」被這麼一說，李芊莘怔愣了一秒，瞬間臉紅，有種被他看穿心思的不自在感。「這是基本資料，也關係到受益人的部分，所以我對每一個初次見面的保戶都是這樣問的，我讓你不舒服了嗎？」

「不會，只是第一次有女人如此認真的問我這些問題，令我感到十分有趣。」他身邊來來去去的女人從來不會問這些。

他自認不是一個花心的男人，甚至可以說非常專一，腳踏兩條船是他最不齒的事，可是很奇怪，他交往過的女人很少有超過半年以上，而且都是他被甩掉居多，直到如今，他依然不能理解那些女人離去的理由。

「是嗎？」李芊莘看著他的笑容，燦爛的令她羨慕又嫉妒，卻又莫名的好想佔有，那抹笑在她的生命中是最缺乏的。

「我父母都已經不在了，還沒有結婚，目前……」羅智鈞回答，忍不住耍一下幽默。「還沒有哪個前女友帶著孩子來要我負責，所以沒有孩子。」

太過認真從來就不是他的人生宗旨，做人做事必須謹慎，但真的不需要太認真，認真了，人就容易變得死心眼了。

「啊？哈哈……」李芊莘聽見他的回答，微微驚訝，原來他是個花花公子嗎？內心瞬間湧上了滿滿的失望。「羅先生挺幽默的。」

「在這種煩悶又容易令人發火的環境中過日子，不幽默一點會過不下去的。」羅智鈞雖然笑容不減，但當中隱約帶著無奈。「尤其像我這種行業，總會遇見許多堅持己見又不懂建築概念的天兵，常常天外飛來一筆，令我和我的工作團隊人仰馬翻，所以幽默感是我們這一行最基本的生存之道。要不然我早就被那些天兵們氣到腦血管爆裂，上天堂跟我爸媽團圓了，而不是坐在這裡接受妳彷彿對我有興趣般的提問。」

「我、咳咳……」正喝著咖啡的李芊莘，被他最後的話嚇得嗆到了。「我真的沒有，咳咳……不是那樣的！」

瞧她激動的被咖啡嗆到，羅智鈞覺得以需要八面玲瓏的業務員來說，她未免認真過頭了，說難聽點就是死板。

像她如此認真的個性，實在不適合當業務員，真不知道這個女人如何爬上經理位置的。

難道……真如那個豬哥說的，她有提供特別服務？

羅智鈞快速打量著李芊莘。

確實，這個女人頗有姿色，只是，她真的是那種女人嗎？

一回想她當時的窘迫與慌亂，羅智鈞馬上否決這個可能性。

其實，他已經坐在咖啡館一個多小時了，因為有一個難搞的老頭讓他很煩躁，當他整頓好情緒正準備要離開的時候，抬頭正巧看見正要入坐在他斜前方的人，就是那個色鬼和這個需要好心人解救的笨蛋。

咖啡館雖然滿大的，但桌椅也不少，每張桌子的距離都不遠，以至於他完全聽見他們兩人的談話。

而那個無恥的傢伙不但是個慣犯，更是一個腦袋被黃色廢料填滿的渾蛋，在這種人多的地方也敢伸出鹹豬手！

但讓人失望的是，這個社會冷漠的程度已經到了令他咋舌的地步。

除了他，沒有人伸出援手，還有一對情侶比他先站起來，卻不是要解救她，而是一邊耳語一邊快速走出咖啡館，一看就知道不想沾惹是非。

正想好好告誡她應該改進過於認真的個性時，羅智鈞的手機鈴聲響了，他略感不耐的看著來電者，按下通話鍵，不等對方開口，便先像機關槍般不斷掃射。

「我不是說過，在我還沒回公司之前不要聯絡我，妳都跟我多久了，還不知道我的習慣和脾氣嗎？要我重新訓練妳，還是乾脆換個聰明又伶俐的助理比較快？一年了，這一年妳都在我身邊做什麼？眼睛張開、鼻子呼吸而已嗎？」

李芊莘的眼睛，因著他的話語越來越惡毒而瞪大著，那個笑容燦爛，正義感十足，說話又幽默的男人跑哪去了？

「喂喂喂！你都是這樣罵我的員工的嗎」電話那一頭馬上反擊，卻不是嬌聲軟語，而是同樣大呼小叫的粗獷聲音。「難怪公司就你的助理老是待不久，還好意思說行政助理會離職是嫌我們公司太累！他馬的，原來都是你這臭小子罵跑的！你在哪裡？還不快給我滾回來！」

「學長……原來是你啊，你幹麼拿她的手機打給我呢？」羅智鈞一聽是學長，馬上收斂惡毒的嘴，因為自己理虧在先。「我在對面的咖啡館，正要回……」

「我的電話你會接嗎？臭小子！就是知道你故意在閃我，所以才拿你助理的手機打給你，我限你三分鐘之內給我滾回你的辦公室，不然……哼哼。」學長馬上不懷好意的冷笑。

「我不接喔！」一聽到對方冷笑，羅智鈞頭皮開始發麻了。「那個女的既沒品味、想法天兵又愚蠢，而那個男的根本不在乎預算，居然還願意完全買單真是了不起啊！就是有這種白癡男，才會讓女人食髓知味不停的想從我們男人身上挖東西，總之那對新婚夫妻的案子我死都不接！喂……喂！」他瞪著手機，不敢相信學長居然直接掛他電話，太、太惡劣了，這傢伙！

「抱歉，我趕著回公司。」學長鐵定接下了，不然不會故意掛他電話。

「是，你忙。」李芊莘眼中帶笑，像看電影般，看著他原本意氣風發地罵著助理，然後應該是踢到鐵板了，態度突然變得和緩又客氣，現在則像隻小老鼠般被人揪著尾巴。

有趣的男人。

「保單整理好再跟我聯絡。」羅智鈞丟下一句話，旋身立刻閃人。

「可是我不知道你對保障的需求啊……算了。」李芊芊話沒說完，對方就急忙離去，她聳了聳肩。

但一回想剛剛他講電話的模樣，李芊芊臉上的笑容就沒停過，被賴先生騷擾的事，也暫時被她拋到九霄雲外了。

## 第2章

羅智鈞像跑百米一樣跑回公司所在的大樓，在電梯裡，他雙手叉腰、呼吸急促、心跳飛快。

「馬的，才一個月沒運動，體力就變這麼差，有沒有搞錯啊？」他努力調整呼吸，看著鏡中的自己，理一理有點凌亂的頭髮。「我才三十三歲耶，既年輕，前途又一片光明。看來熬夜不僅對女人有害，對男人也影響頗深嘛！」

電梯到了十八樓，門一開，羅智鈞渾身充滿自信與霸氣的走進自家公司大門，享受公司員工迎面而來的招呼聲……這就是他，個性多變又愛裝模作樣。

在女人面前，他喜歡讓自己看起來既陽光又可愛，因為女人最吃這一套。

在員工面前，他喜歡讓自己看起來充滿自信與霸氣，這樣員工才會尊敬他又信服他。

在客戶面前，他喜歡讓自己看起來平易近人，而幽默感，始終是讓陌生人拉近彼此距離的最佳利器，當然專業度一樣要百分百。

「學長，你怎麼可以掛我電話！」羅智鈞一走進自己的辦公室，看到依然雙手環胸、挺直站立在他辦公桌前的學長徐競風，馬上大喊。

在這個學長面前，他喜歡……不，他是本能的，幾近無賴之能事，因為這男人總有本事讓他生氣，即便是一件小事。

「小聲點，別讓員工們看到你失態的樣子，噴！你這愛裝模作樣的傢伙。」徐競風撇撇嘴懶得理他，然後好整以暇地抬手看錶。「我說過，三分鐘，既然你超過了兩分鐘又十八秒……」

「學長！」羅智鈞用力關上辦公室門。

「怎樣？」徐競風好看的深邃雙眸，此刻正懶懶的、不屑的看著學弟。

「我說過我不接。」羅智鈞一屁股坐在舒適又符合人體工學的辦公椅上。

「我說過三分鐘……」

他話都還沒說完，羅智鈞又馬上怪叫，「拜託，你要給我等電梯和坐電梯的時間吧！」他表情超不爽，語氣卻非常委屈，就像個任性的小屁孩在跟媽媽討價還價。

「而且，雖然現在已經過了上班的尖峰時間，但台北市的車子依然很多，我總要等紅綠燈吧，難道你要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馬路嗎？這是一個好國民該做的事嗎？這是一個大人該做的榜樣嗎？」

「所以……」徐競風原本懶散的眼神瞬間銳利了起來。「誰叫你要在上班時間離開辦公室！這是你應得的懲罰。」

「你根本就是挾怨報復！」羅智鈞瞪著他，不過是前天晚上去他家睡時，拆他一

件包裝老舊其實是全新的 CK 內褲來穿，有必要這麼小氣嗎？「我怎麼可能一天到晚坐在辦公室，偶爾的偶爾也是會去工地巡視一下的啊，而且也會外出跟客戶開會。」

「喔，這樣啊，對了，你剛剛說你在哪裡？」徐競風同樣回瞪，用眼神告訴他，那不只是一件全新的 CK 內褲！

那對他是有意義、充滿回憶的一條內褲，所以就算經過漫長的十五年，他依然捨不得用。

「你有老人癡呆嗎？我剛說我在對面的咖啡……館……」羅智鈞語氣不耐煩得很，但一說到自己既沒有去工地，也沒有跟客戶開會，只是去咖啡館偷閒，他頓時語塞，但下一秒依然死不認輸。「那……那又怎樣！我被姓陳的那老頭子搞得快瘋了，去透透氣不行嗎？」

「透透氣？你不會去頂樓啊？那足足有三十六層樓高，可以讓你好好透個夠！」明明就是去偷懶加獵豔！

這傢伙前天晚上又被甩了，然後又理所當然地跑到他家去睡，只因為他不喜歡一個人睡……一意識到這，徐競風的不滿突然間煙消雲散。

「算了算了，這次就饒了你。」

「那對新婚夫妻？」

「我已經接了。」這傢伙，就是不讓他過寧靜的日子。「臭小子！我們有一堆員工要養，請你認清現實，外面一堆想法不切實際的客戶在我眼中都是白花花的鈔票，你學我不就得了吧。」

「見錢眼開。」他當然知道公司有一堆員工要養啊，但身為建築師，有些堅持還是不能丟掉，所以他常常被客戶氣得內傷，還要維持風度不發作，回到公司面對學長才開始大抓狂，說來說去，最倒楣的就是他眼前的這個男人了。

突然間，羅智鈞心中湧現一股疼惜與愧疚，其實學長也滿辛苦的，老是要容忍他的任性。

「如果你不支薪，那我可以考慮看看要不要推掉那對新婚夫妻的案子。」居然敢說他見錢眼開徐競風冷笑。

「學長！」羅智鈞大叫，剛剛感性的想法完全收回。  
這男人根本不值得同情，更不需要對他有愧疚感，將對客戶的不滿發洩在他身上是剛好而已！

「陳老頭那邊我會去處理，你就專心做那對新婚夫妻的案子。」徐競風緩緩往門口走，他已經在他身上花太多時間了，真是欠扁！「我跟他們約好了下星期四看 3D，別忘了。」

「我不……」阻止他繼續發言的，是一聲「砰」的關門聲。「他馬的！」羅智鈞坐在舒適的椅子上生悶氣。

過了三分鐘後，他像吐怨氣般大大的吐了口氣，然後默默地拿起筆來，開始認真工作，畫那對新婚夫妻「想要」的室內設計圖。

接近中午，李芊莘騎著機車在公司附近的小巷弄中找停車位，找了將近十分鐘，終於讓她找到了。

李芊莘所屬的公司是台灣前三大保險公司，在台灣各大城市中都擁有一整棟的商業大樓，而李芊莘的辦公室就位在總公司大樓的第十二層樓。

電梯門一開，放眼望去兩百多坪的空間，除了茶水間、吸菸區與男女洗手間，整層辦公室幾乎沒有隔間，就連區經理的位置都只是OA隔間的位置，會議室則在另一個樓層。

「芊莘啊，妳什麼時候才要換轎車？」

甫一進門，另一區的經理葉坤發迎面而來，一看見李芊莘熱得額頭盡溼、頭髮扁塌的狼狽模樣，再一次問著。

「坤哥。」她一看見葉坤發，馬上整理起自己的服裝儀容，因為他最在乎的就是業務人員的外表整潔度。

「芊莘啊，我剛剛已經轉給妳了，有空去看一下。」

「謝謝你坤哥！每次都這樣麻煩你……」李芊莘為了大哥，又再度向葉坤發借錢了。

「不過芊莘啊，這麼多年了，妳真的不可以再這麼縱容妳哥了。」葉坤發搖頭。

「妳這樣不是在幫他，而是在害他，害他永遠無法覺悟與成長。」

雖然和李芊莘一樣是區經理的職位，但葉坤發一開始是她的直屬主管，這十二年來，都是他帶領她在保險業中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往前走，走到今天，李芊莘也擁有了自己的小區。

對於葉坤發的建言她無言以對，只好抿著唇瓣，微低著頭。

她當然明白，可是她想做卻做不到！一想到辛苦又可憐的母親，李芊莘知道自己永遠都無法擺脫不切實際的家人。

「傻丫頭。」知道再說下去也只是讓她更心煩，葉坤發心疼的摸摸她的頭，然後離開辦公室。

一聽到那句傻丫頭，她眼中微滲薄霧，她緊緊抿著唇瓣，緊到都泛白了，終於壓抑住想落淚的衝動。

與她相差僅十歲的葉坤發，他的存在對她來說卻像是一個父親，一個她想像中擁有完美形象的父親，總是帶給她力量。

在家裡，她彷彿一家之主，因為她必須扛起照顧家人與滿足家人貪心慾望的一切支出，而真正的一家之主卻只是一個不切實際、妄想一步登天的男人。

平復了心情的李芊莘緩緩走到自己的小區，就位在大門的斜對角，沿著整面窗戶向前延伸。

「經理！」林曉婷一發現李芊莘回到公司，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，拿起一小疊資料走向她。

「曉婷，到月底還有十天，妳有信心可以達標嗎？」李芊莘微笑的看著自己的組員，今年初升上主任。

李芊莘很喜歡林曉婷，因為她跟自己一樣，都是拚命三娘，去年大學一畢業就進

了公司實習，今年初就升上主任，對一個正值燦爛耀眼年華的女孩來說，實屬不易。

但跟她不同的是，這個女孩不是因為家境不好亟欲賺錢養家，而是天生樂觀又富有愛心，對她來說，保險只要好好運用與規畫，是真正可以幫助人的救命錢，所以財經系畢業的她毅然決然投入保險業。

每每看著她精神抖擻、充滿活力的模樣，李芊莘總能因著她的活力，感覺自己也如充飽了電力般忘卻疲累。

林曉婷開心的比了比 OK 的勝利手勢，但下一秒秀氣的眉眼都糾成一團了。「只是我現在比較關心的是這兩張保單！經理，對方是個剛離婚的女人，帶著三歲的女兒，無法投靠娘家，只能靠自己養活女兒。」

李芊莘馬上接過林曉婷遞過來的一張 A4 紙，上面是林曉婷研究這對母女的保單之後，整理的保險與理賠項目。

「她是我高中同學的姊姊，因為現在單親，經濟拮据，所以希望我能幫她做保單健檢。我看了之後發現又是一般人會犯的老毛病，預算不足卻買終身型，還有期滿可以領回的，這兩張保單的保障根本不完備！買保險是為了應付急需，她們目前的狀況更需要保險的保障，別說縮減了，我還想幫她增加呢，可是依照她的經濟狀況，根本不可能，但如果我乖乖縮減了，到時候她們生病住院需要理賠金時，幫助真的不大……讓我好為難啊。」

李芊莘看了媽媽的保單，基本的終身壽險、意外險、終身癌症都有，但住院日額僅有一千，實支實付五萬，女兒的保單也規畫的差不多。

「說說看，妳想怎麼調整？」李芊莘心裡已經有了初步規畫，但她依照慣例，想先聽聽看林曉婷的規畫方向。

「我想降低媽媽的終身壽險，然後增加定期壽險，但這個部分我擔心她不同意，因為她認為買終身的才有保障。意外險也降，住院日額不要了，將實支實付增加。」林曉婷微蹙眉說著，然後拿起女兒的保單。「女兒的部分，小孩子活潑好動，所以意外險我不想動，住院日額和實支實付我都想增加……這個地方也很困擾我，因為保費會增加許多，但是將來女兒生病住院，媽媽勢必要請假照顧她，我希望可以補貼她請假扣薪的部分。」

「辛苦妳了，妳的想法算周全了，嗯，讓我想想……」李芊莘先給予正面的評價與支持，再柔性說出自己的看法，好補充林曉婷在規畫保單時的不足，又不會讓她感到洩氣。

「在媽媽這邊也許妳可以把意外的部分將產險規畫進去，保障增加，但保費還是比原本的低，女兒的也一樣，這麼一來，住院慰問金與雜費都會提高不少保障。」

「對齁！」林曉婷眼一亮。「心一急，倒忘了還有產險的部分可以做規畫。」

「是啊，妳也可以將媽媽的實支實付改成最近推出的新方案，這麼一來不但實支實付可以提高到二十幾萬，住院日額的部分最高又可以到六千。女兒的部分也一樣這麼處理，畢竟這是她們生病時最需要的部分，我希望妳可以好好跟對方溝通，但我相信這位媽媽聽到理賠可以達到這麼高的保障，應該會欣然同意。」

「另外，女兒因為年紀還小，妳可以將終身壽險降低，也不需要增加定期壽險，這個部分妳需要與對方溝通，因為孩子的身故壽險理賠金對父母來說，一點意義也沒有，沒有父母會『欣慰』拿到這筆錢的。」

「是啊！應該沒有正常的父母會希望拿到小孩的壽險身故理賠金。我只希望我可以幫她調整成保費負擔小，但保障無限大，可是她的觀念和大部分人一樣難導正，特別喜歡買終身型，我看我需要花很多心思和時間來說服她買定期險。」

「嗯，妳真的要極力灌輸她一個比較好的觀念，保險是為了以防意外、疾病或死亡發生時的金錢援助，再加上現在高齡化，其實終身型的保單除了癌症險與重大險之外，真的已經不是最完備的商品，只是人們都太過於貪心，一想到只要繳二十年的錢就可以保障一輩子，就開心地只想要終身險，雖然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但依然被『保障一輩子』這句話給迷惑了，也沒有把通貨膨脹算進去，花了昂貴的保費，卻得到少少的保障，最後又要怪保險公司和業務員，唉！也不想想，現在買了住院日額一千元，但二十年後、三十年後、四十年後的一千元能得到什麼保障呢？」李芊莘越說越無奈。

終身型的保險比較貴，所以若要買到充足的保障，保險費勢必貴得驚人，收入在一般中下階級的人根本買不起最完備的保障，只能買少少的保障，還沾沾自喜有買到終身型保險將來就萬無一失了。

定期型的保險，雖然一年一期，但保費低廉親民，比較可以買到充足的保障，同樣的價錢，定期型的會比終身型的保障多出非常多，但也有它不足的地方，因為一年一期，所以會隨著年紀越大，保費也會越來越貴。

終身與定期，各有利弊，但若專注在意外或疾病發生時的保障上，而不是在意期滿領回，或把保險當存錢來看待的話，定期險確實比較符合經濟條件較差的客戶。保險公司說穿了，就是營利公司，並不是慈善機構，販賣出來的險種，都有其優點和缺點，沒有一家保險公司敢站出來說，他們公司的保險最完整，所以當險種無法滿分的狀態下，就只能靠有良心的業務員，積極為客戶規劃出無法滿分，但卻是最適合他們的保險，這就是李芊莘這十二年來維持不變的信念。

「經理，妳放心，就算說爛了嘴，我也要導正她的觀念，因為我們都是真心希望她們母女能夠得到充足的保障，我會加油的！」

「辛苦了。」李芊莘欣慰點頭。

上帝太忙了，所以忘了眷顧她嗎？李芊莘仰臉望向天空，完全不在意打在臉上的雨水。

「唉……」她大大的嘆口氣，暗笑自己無聊。

明明是自己因為大哥的事而心不在焉，加上大雨，才會造成現在的局面，跟上帝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此刻的天空正下著滂沱大雨，阻礙了視線，路上的車輛都小心慢行，而穿著雨衣的李芊莘則是無奈地站在路邊，她抹掉臉上的雨水，一邊看著倒在地上的機車，一邊伸手按揉著疼痛的膝蓋，而那輛被她不小心撞上的轎車，是停在路邊停車格

的奧迪。

奧迪……這下可好了，車子的維修費用一定不少！

在她正需要錢的時候，居然發生這種倒楣事，李芊莘感到無比挫敗。

其實她大可以走人，因為車主根本不在現場，只要她泯滅良心，趕快牽起機車跑掉，她根本不需要賠這筆可觀的維修費用，但她就是做不到。

等了二十分鐘，眼看和葉坤發跟他老婆月姊約定的時間已經過了，知道他們一定會擔心她的安危，李芊莘只好留下聯絡電話，先離開了。

又過了三十分鐘，雨變小了，這時車主打著傘出現了，他一眼就注意到雨刷上夾著字條，是用一個透明資料袋裝著的，然後還有一張名片。

他先是不明所以，等看清楚對方留下的訊息，他倒抽口氣，馬上小跑步到車子的左後側，就看到他那曲線優美的鈑金不但被刮花了，還輕微凹陷。

心痛啊！

羅智鈞立刻撥通名片上的聯絡電話，響了三聲就接起，讓他的心情稍微好了一點點。

「你好。」一接起電話的李芊莘，下一秒卻冷不防地倒抽口氣。「嘶一」因為月姊正拿著藥酒幫她推拿已經瘀青的膝蓋。

「我是車子被妳撞到的車主。」突然聽到莫名的氣音，令羅智鈞微微愣住，他仔細看名片上的名字，瞬間覺得有點眼熟，而且這張名片好像在哪裡見過，但一時想不起來。

算了！現在處理他的車才是最重要的事。

「是！」李芊莘實在痛得受不了，說話語氣變得更加奇怪了。「啊！嘶……你……咿！你請說。」

「妳……」實在不是他想太多，但對方的聲音聽起來很微妙，完全就是不適合被打擾的曖昧聲音。「現在方便講電話嗎？還是我晚點再撥？」

怪了，明明他是受害車主，居然還要挑時間才能打給肇事者，這是什麼情況啊？羅智鈞覺得莫名其妙

「方便、方便！」李芊莘阻止月姊再繼續推下去。「先生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天雨路滑，視線又不佳，才會不小心撞上你的車，但我非常有誠心要理賠，所以留下我的姓名和聯絡電話。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我正在跟妳通電話，好談談之後的賠償，不是嗎？不然妳以為我是打來跟妳聊天的嗎？」羅智鈞因為對方的誠意，心情又稍微好一點，但再怎麼樣，都無法消除因為寶貝愛車損傷而產生的憤怒與傷心，所以語氣依然不佳，即便他本人認為自己沒有先破口大罵，已經是對她仁慈了。

「是……」李芊莘小心翼翼地回應著，雖然對方口氣很差，畢竟她理虧在先，也只能容忍了。

她算是見識到車子對男人有多麼重要了。不過是側邊鈑金被她的機車刮花，再加上輕微凹陷而已，真有必要這麼生氣嗎？還是心疼進口車的維修費用太高？她說了會理賠給他呀！

「總之，我會先送保養廠，維修收據我會寄給妳，妳再匯錢給我。」

「是，那方便留下姓名和聯絡電話嗎？」李芊莘拿出包包裡的筆記本。「喔，還有帳號。」

「嗯，羅智鈞，天羅地網的羅，英明睿智的智，雷霆萬鈞的鈞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李芊莘微微翻著白眼，第一次聽到有人如此介紹自己的名字，他當自己是古人嗎？但她還是乖乖記錄著。「羅、智、鈞……等等你是羅智鈞？那個建築師？」

「我是羅智鈞，也是一位建築師。」因為對方的驚呼，他微蹙眉心。「妳認識我嗎？但我不認……」

「我是你上次在咖啡館好心解圍的保險經理，李芊莘。」李芊莘微微興奮著。常聽人說台北很小，但未免也太小了吧，居然讓她撞上了他的車，他們也太有緣了，只是這緣來的時機不太對。

「咖啡館……嗯，我想起來了。」難怪剛剛看到她的名片時會覺得眼熟，原來真的見過。

「羅先生，我真的很抱歉撞了你的車，我保證，不論維修多少錢，我一定全額理賠。」

「嗯，我相信妳。」想起她拿著筆在紙上行雲流水的揮舞著，還有她認真做筆記的態度，他願意信任她。「我記得我說過會跟妳買一張保單，但妳卻沒有聯絡我，妳不需要業績了嗎？」

李芊莘笑了，開心他還記得他的承諾。「抱歉，我這陣子比較忙，但你的保單我已經初步規劃好了，我們約個時間見面，再仔細研究是否適合你的需求好嗎？」

「好啊，那就後天下午三點，地點就約在那家咖啡館好了。」對他而言，其實不過是張人情保單，只要保費別太誇張，他都願意買單，細節如何他並不在意。但對方既然這般認真，那他應該多少要配合一下。

「是，那我們後天見。」李芊莘笑靨燦爛的掛上電話，轉頭一對上月姊興致勃勃的臉，她笑容倏收，因為月姊根本就一副嗅到八卦的興奮樣。

「那男人是誰啊？妳早就認識對方了？瞧妳原本小心翼翼的，講到後面嘴巴都裂到耳際了，是誰是誰？怎麼認識的？」

「就倒楣的車主啊。」擔心月姊亂點鴛鴦譜，李芊莘不想將咖啡館的事跟她說，不然依她浪漫到無可救藥的腦袋瓜子，一定會編出不切實際的愛情故事。「月姊，我餓了啦，我們吃飯吧，都下午一點多了耶。」她決定使出殺手，只要說到吃，月姊就不會再打破砂鍋問到底。

月姊的注意力確實被轉移了，因為比起好奇的男人，她更在意李芊莘有沒有好好吃飯，這丫頭實在太瘦了，總是令她心疼。

「喔！好好好，吃飯吃飯，哎呀，菜都涼掉了！」月姊指揮著正看電視的葉坤發。

「老公，你去把湯熱一熱！」

「好。」在公司人人敬重的葉坤發，在太座面前可是個溫柔的新好男人呢。

看著神氣指揮丈夫的月姊，和百分百聽從老婆話的葉坤發，李芊莘感到羨慕。

李芊莘從櫃台旁的取餐區端了兩杯冰咖啡，轉身環視咖啡館一樓是否還有位子時，就看見羅智鈞已經到了，正在看雜誌。

她略微訝異的回頭，看看牆上的時鐘，下午兩點五十五分。

雖然說不遲到是禮貌，但是太早到也容易令人有壓迫感，所以李芊莘總是習慣提早五分鐘到約定的地方等候客戶。

但若是約在連鎖咖啡館或速食店，她會提早十分鐘，替對方準備飲料。

「羅先生。」李芊莘上前微笑致意，看到桌上已經有了一杯熱咖啡和一杯冰咖啡，她晃了晃兩手的冰咖啡。「看來今天晚上一定可以熬夜工作。」

「妳喝咖啡會睡不著？」羅智鈞微笑看著她手上的兩杯冰咖啡。

「不是，是早上我已經喝了三杯咖啡，接下來再喝兩杯，一天喝五杯咖啡，正常人應該都會睡不著。」李芊莘將兩杯冰咖啡放在桌上，坐了下來。

「那我應該不屬於正常人。」羅智鈞慵懶笑答，純粹閒聊。「喝了這麼多年，咖啡因對我已經沒有什麼作用力了。」

「那你平常工作感到疲累時怎麼辦？」

「對於工作，我從來不會感到疲累，至於咖啡，對我來說就像煙癮一樣，就是想喝。」

「那這兩杯冰咖啡可以……」李芊莘微笑中帶著歉然的希望。

「抱歉，妳拿去給其他人喝，我不喝冰咖啡。」羅智鈞眼神轉為銳利，認真說著。

「咖啡一定要喝熱的才能喝出咖啡特有的香濃與品味，冰咖啡根本就是糟蹋了渴望被人們欣賞品嘗的咖啡豆！但每到了夏天，一堆人總是喜歡喝冰咖啡。想消暑就去喝飲料或吃冰淇淋啊，為什麼要糟蹋咖啡豆呢，我真的很難理解。」

「……」李芊莘怔愣的看著他，原本想從包包中拿出文件的手，也因為他這番莫名其妙的咖啡理論而停住。

「抱歉，我扯太遠了。」羅智鈞看見對方呆愣的模樣，小聲清了清喉嚨，臉上依然帶著微笑，但內心已經懊悔千百次。「咳！嗯，妳規畫的保單呢？」

該死，他應該要忍住的！

「喔！」李芊莘回神之後，連忙將規畫的資料從包包中抽出放在桌上，貝齒輕輕咬住下唇，努力壓抑想笑的衝動，但眼角和嘴角早已經無法控制的微顫。「在這裡。」

羅智鈞挫敗的看著李芊莘努力壓抑表情，他臉上的微笑已經開始僵硬，內心更是後悔萬分，暗罵自己為什麼要在這個僅見過一次面的漂亮女人面前，提起他堅持多年卻還是被熟人一例如學長一嗤之以鼻的「咖啡理論」？

他從來不會在女人面前發生這種失誤啊！

一定是最近心情太糟糕了，除了再一次被女人狠甩，還有那對該死的新婚夫妻，所以他才會失誤，一定是這樣！

他的內心對那對新婚夫妻的怨念更深了，甚至已經開始動腦要怎麼好好「修改」他們新家的設計圖。

「咳，這是我為你規畫的保單內容。」李芊莘努力維持優雅的微笑，讓自己不要因為他無厘頭的言論而大笑。「你看一下，我會為你一一解說。」

「一年繳兩萬五千三百九十九元？這麼少？」羅智鈞一拿到A4紙，直接往下看保費金額，感到驚訝。

「羅先生，我相信你身上應該有兩張以上的保單吧。」李芊莘解釋著。

「嗯，好像有四、五張吧，我不記得了。」羅智鈞跟一般人一樣，簽好了名字就開始年年繳納保費，卻從來不去研究或是健檢保單是否符合當下的需求。

「如果有機會，我可以為你做保單健檢，不需要費用，只需要一點時間。」李芊莘點頭，一點都不感到驚訝，因為這就是典型的消費者。「我來為你解說一下，我並沒有幫你規畫終身型的險種，因為我相信你應該買很多了，我不想加重你的經濟壓力……」

「這麼貼心？我以為業務員應該都是想盡辦法想要挖消費者的口袋。」羅智鈞一開始其實沒有什麼興趣聽，但是一聽到她那句經濟壓力，讓他不免打趣她，也開始想專心聽她說說看。

「你很幸運，因為我不是。」李芊莘難得幽默，跟這樣風趣、陽光卻又不時露出真性情的男人相處，她也感到自在許多。「其實，保險真正的功用不在賺錢或是回本，而是在意外或疾病突然發生的時候，給予自己和家人充足的保障，度過那段痛苦的日子或未來的道路。」

「聽妳這麼一說，我想我們真的可以約好下次的約會了。」羅智鈞露出陽光又迷人的笑靨。「我應該需要妳幫我家裡那些保單……就像妳說的，檢查一下。」

當李芊莘聽到「約會」這兩個字的時候，心跳瞬間暫停了一下，然後再重重的回復跳動，意識到自己對這個男人真的有著有別以往的想望時，她那美麗的臉頰微微紅了。

「當然，我很樂意，而且以你的時間為主。」

「妳一直都是這般貼心嗎？」羅智鈞雖然不是情場高手，但也算是老手了，畢竟跟不少女人交往過，一眼就看出來眼前這個女人對自己應該有著微微的悸動。但哪個女人不會對他心動呢？羅智鈞自傲地想著，越發流露出迷人的風采。

「這是應該的，因為我的時間比較彈性，所以我一直都是配合著客戶的時間。」多年沒有談戀愛的李芊莘，此刻完全無感，當然也就看不出羅智鈞正刻意對著她散發男性魅力，她還想暗自隱藏自己的心動，試圖維持專業的形象。

「晚上有空嗎？一起吃飯吧。」在驕傲作祟下，他衝動地提出邀約。

想都沒想，李芊莘馬上婉拒。「不好意思，我晚上有約了。」她天天都安排和五組客戶喝咖啡或吃飯。

羅智鈞頓時傻眼，沒想到一出手竟被她打槍，人啊，真的不能太衝動！

他內心懊悔著，但表面上依然力圖鎮定，維持迷人大器的風範。

李芊莘拿出筆記本，認真又仔細的看著密密麻麻的行程中，是否有可以安排的時間，最後她找到了，愉快地說：「下星期三晚上可以嗎？」

羅智鈞指指她那密密麻麻的筆記本。「妳每天都有行程跟約會？」

「對，我天天拜訪五組客戶，不一定是談保險，大部分都是關心彼此的近況，聊聊天。」

砥礪自己，期望天天能拜訪五個人的她，拜訪的並不都是客戶，也可以是朋友、親戚或是客戶介紹的陌生客，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推銷保險，而是建立人脈與彼此的信任感。

在這一方面，李芊莘是成功的，她憑著真誠一路建立了龐大的人脈，客戶都非常信任她，因此也容易與她分享生活上的大小事，將她視為至親密友。

「五組？那妳還有時間進公司處理文書嗎？」如果一組粗略估計兩小時就好，不包含等待與交通時間，她光是在拜訪客戶身上就花了十個小時。

這女人如果不是缺錢用，就是一個工作狂！

「我天天都待到半夜才離開公司。」李芊莘微笑。

羅智鈞看著她那瘦削的身材與臉蛋，臉上的笑容竟沒有一絲絲的疲憊，只有理所當然。

是工作狂無誤。

「一個女人半夜還在路上晃很危險，妳家人不會擔心嗎？」

李芊莘搖頭。「我習慣了，而且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天天都這麼晚下班，我一個人在公司附近租房子，這樣很方便，也不用擔心太晚回家的問題。」

「做保險業務的都像妳這樣拚命嗎？到了半夜還在公司加班。」

「大部分不是，但也有少部分像我一樣的人。」只是那些人留到十點多就下班回家了，公司沒有一個人像她留到半夜十二點或一點才回家的。

「……哪裡該簽名？」羅智鈞非常佩服她。

在他認識的未婚女人裡面，就數她最認真了，彷彿她是一個身邊正養了六個孩子的單親媽媽一樣的拚命。

「我還沒跟你解說我規畫的重點……」

「我相信妳的專業。」

「你並不認識我，怎麼可能知道我有多專業？」她應該感激他的慷慨，可是正直的她依然希望她的客戶能明白保險真諦，而不是亂買一通。

「我是不認識妳，但我了解妳是一個認真的女人。」羅智鈞指著她的筆記本。「妳沒聽過嗎？認真的女人最美，而這樣的的女人我相信是不會騙我的，當然，如果妳還是堅持要我多多認識妳，我也不反對，甚至很願意。」

這個男人油嘴滑舌的，可是卻不會讓她感到厭惡，這樣的他身邊應該有許多女人徘徊吧……

「你的女朋友應該很容易吃醋吧？」李芊莘突然一問，嚇壞了她自己，也讓羅智鈞愣了一下。

「抱歉，我居然問這麼莫名其妙的問題，你不用回答我，真的！」她慌張地揮著手。

羅智鈞笑了。「吃醋？我倒是沒聽過這樣的抱怨，還有，我目前單身。」

他覺得她很有趣，因為她的反應很像十八歲的少女，渴望愛情卻又羞澀地不敢往

前，只是等待男孩一步一步地靠近，輕輕牽起她的小手……實在跟他對她約略估計的年紀搭不上邊。

一個成熟的女人，卻有著少女的情懷，要不是她沒談過戀愛，就是她心機太重，正在算計什麼。

她說的沒錯，他不認識她，所以此刻，他無法辨別這個女人是否存在著心機。但如果不是，像她這樣渴望愛情又羞澀的成熟女人，會是所有男人的獵物，而他，當然也想佔為已有。

Crescent